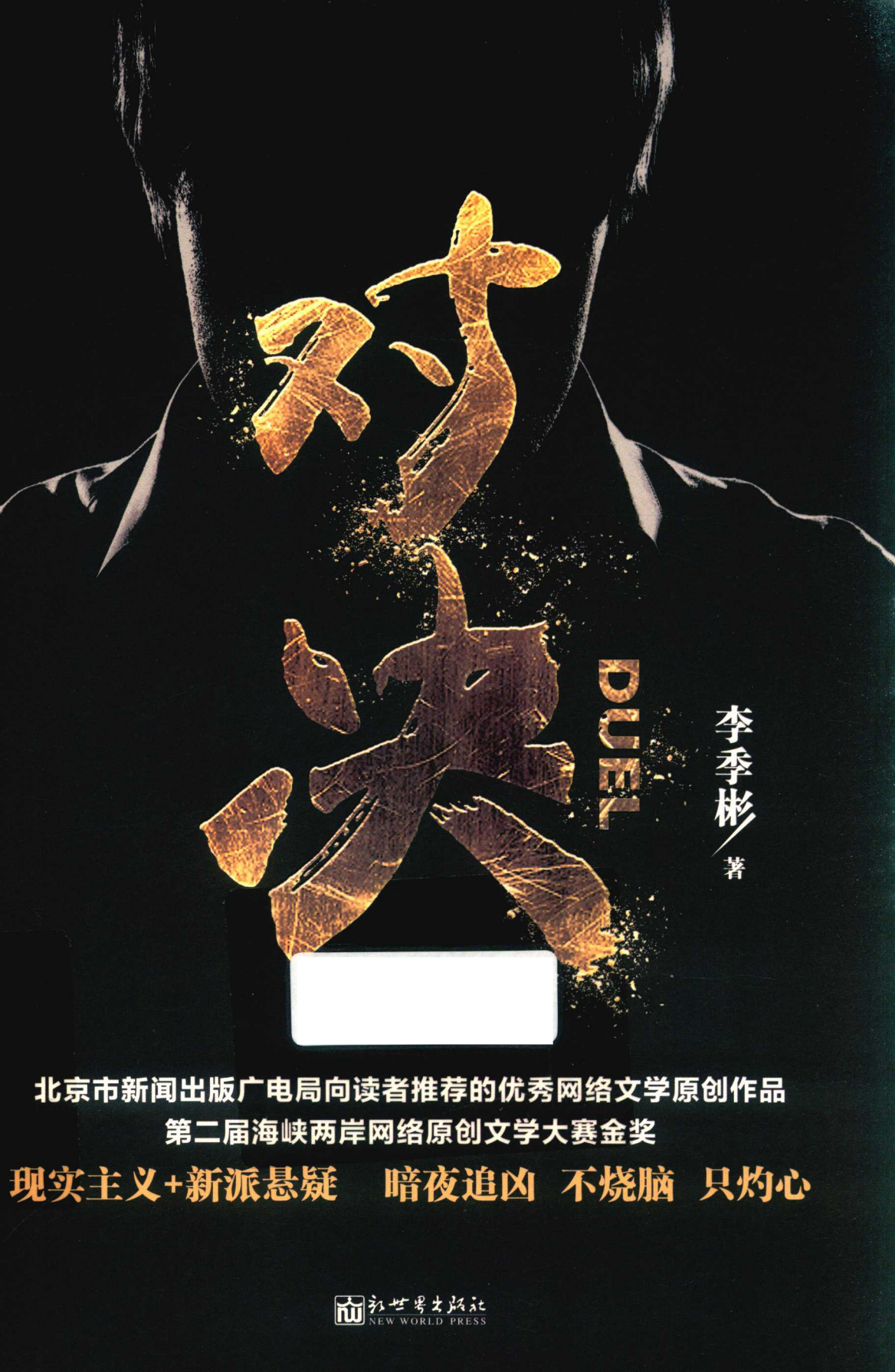




# 对决

DUEL

李季彬  
著

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向读者推荐的优秀网络文学原创作品

第二届海峡两岸网络原创文学大赛金奖

现实主义+新派悬疑 暗夜追凶 不烧脑 只灼心

# 对决

DUEL

李季彬  
著



新世界出版社  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对决 / 李季彬著. -- 北京 : 新世界出版社,  
2018.8

ISBN 978-7-5104-6571-0

I . ①对… II . ①李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49619 号

## 对 决

---

作 者: 李季彬

责任编辑: 丁 鼎

责任校对: 宣 慧

责任印制: 王宝根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(100037)

发行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05 (传真)

总编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wp.com.cn>

版权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[nwpcd@sina.com](mailto:nwpcd@sina.com)

印 刷: 天津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

字 数: 330 千字 印张: 17

版 次: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04-6571-0

定 价: 45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# 对 决

## 目 录

### CONTENTS

第一章 夜捕毒枭 / 001

第二章 寻凶复仇 / 014

第三章 情投意合 / 030

第四章 智审毒枭 / 045

第五章 水箱藏尸 / 056

第六章 钓鱼诱饵 / 069

第七章 明察暗访 / 083

第八章 晓之以理 / 097

第九章 钱色双诱 / 111

第十章 死者身份 / 125

第十一章 下个目标 / 135

第十二章 走入视线 / 152

第十三章 不是巧合 / 167

第十四章 复仇进行 / 182

第十五章 初次交锋 / 196

# 对决

第十六章 短暂较量 / 213

第十七章 再审毒梟 / 231

第十八章 寻找真相 / 240

第十九章 最终对决 / 253

## 第一章 夜捕毒枭

远处几辆闪着警灯的警车、警用摩托车，沿江快速行驶，未鸣警笛，却搅碎了月下静谧。

休闲的人们见此情景，驻足观望，注视着警车淹没在跳跃的灯火深处。

寂静温软的夜晚，邗江市公安局三楼会议室灯火通明，人影绰绰。这里即将召开秘密会议，一场密捕贩毒主犯的行动将在这里部署。

几辆警车相继驶入大院，车内下来的人，脚步匆匆地走进会议室。

第一个走进会议室的是陈晓峰——白水区公安分局刑警队队长，他走进会议室，见到市公安局副局长季阳已经端坐在会议桌前，微微愣了一下。

季阳貌似专注地翻阅着文件，却又不时地与进来的便衣刑警打招呼。

可是，随着进来的人数增加，刚进来的或已经落座的人同时面露惊讶，一脸迷惘。因为他们全部来自白水区公安分局刑警队，之前谁也不知道哪些人参加会议。大家各自心中颇觉费解，既然与会者全都来自白水区，为何会议却放在市局召开？

会议通知是半个小时前由市局 110 指挥中心发短信到与会者手机的，仅要求大家着便装、带枪。这就是说，除了季阳，到会的人谁也不知道开会的内容。

然而，费解之余，大家凭以往经验又都猜到了几分。

紧急会议，事先不透露半点消息，说明有一个保密度很高的行动，而这个行动就在白水区。

陆续进会议室的人见季阳神情严峻、面色铁青，便不敢多言，规规矩矩依次落座。

众人的目光集中在季阳发亮的光头上，在他们看来，眼前这个吊梢眉、单眼皮

的黑脸男人，在这样的严肃气氛下，表情添几分神秘之余又透着威严和杀气。

他们见季阳埋头看文件，目光随即齐刷刷地落在季阳左边陈晓峰的板寸头上，陈晓峰的头发平整得像刚刚精心修剪过的草皮。

陈晓峰坐在会议桌前，不言语，只是偶尔看一眼专注翻看文件的季阳。

陈晓峰身材不显高大，面皮白净，长着一双好看的眼睛。谁也想不到，这个外表有几分女人气的男人，曾是邗江市武术比赛的散打冠军。

陈晓峰斯文秀气的外表骗过不少罪犯，他与罪犯单对单决斗时，常常让对方掉以轻心。尤其听到陈晓峰称自己是刑警队队长时，罪犯反而显出倨傲、不屑的神情。

曾有嚣张的歹徒扬言要单挑，如果陈晓峰输了便要放自己走。陈晓峰听了微笑着点点头，且面带几分腼腆，借以掩饰心头的怒火。自认为会几下拳脚的歹徒，与陈晓峰动手后便开始后悔了，没等到拳伸直、脚踢出去，便不明不白地摔在了地上。即便个别歹徒能和他过两招，最终也是惨败求饶。

对于胆敢倨傲挑衅的罪犯，陈晓峰不会手下留情。

跟他一起执行过任务的队友目睹了这样的场面，都咋舌惊叹。他们无法想象他与罪犯交手时那敏捷、狠辣和眼花缭乱的身手。

黑道上流传这么一句话：“陈晓峰外表那张秀气的女人脸，坑人。”

因此，白水区乃至邗江市的黑道送给陈晓峰一个外号——玉面杀手。

其实当年特招陈晓峰进警队的老局长，就是看中了他灵巧的身手。

此时，陈晓峰面对自己的队友，面无表情，目光不具体落在谁的身上，他清楚队友想从自己这里得到今晚行动的信息。

事实上，陈晓峰也不知道具体任务，季阳没对他透露半点今晚会议的内容。陈晓峰表面装作若无其事、平心静气，其实内心也挺着急的。

他目光扫过众人，瞄了瞄腕上的手表，无人迟到，松了口气，再转回目光看了一眼虞敏菲。

虞敏菲是队里唯一的外勤女刑警，陈晓峰一直在心里默默地喜欢她。

恰在此时，虞敏菲也望了一眼陈晓峰。

陈晓峰躲过她的目光，将视线投向她身边的李峻。

李峻与虞敏菲正在谈恋爱。

陈晓峰打从虞敏菲进入刑警队开始便喜欢她，可陈晓峰始终没向她表白过。他

心想，两人同在刑警队工作，她又是自己下属，等时机成熟了再把心思告诉她也不迟。

直到有一天午饭时间，大家都去食堂吃饭了，陈晓峰手头有事过了饭点才走出办公室，在楼道里遇到了虞敏菲。

陈晓峰望着虞敏菲漂亮的大眼睛，那一刻他有向她吐露心中爱慕的冲动。他看到她手上拿着两个饭盒，还以为是给自己送饭来的，心头一荡，激动不已，柔声问：“给我打饭吗？”

虞敏菲笑嘻嘻地说：“队长，你也没吃呀？呵呵，我给李峻带的。你饿了，你先吃吧，我再去买。”她说着递过饭盒。

陈晓峰听说她是给李峻带饭，缩回了手。

坐在队员大办公室的李峻听到走廊上的对话，走出来大声说：“敏菲，快点呀，我都饿死了。哟！队长，你还没去吃饭呀？”

陈晓峰看了看他俩，笑着说：“李峻，你个大男人，让女孩子给你打饭，你不好意思？”

李峻走过来笑嘻嘻地说：“哎哟，队长，这事你也管呀！”

陈晓峰望着比自己半头的李峻，再把目光投向虞敏菲，看到她望着李峻的眼神充满爱意，心头咯噔一沉。他明白了，虞敏菲爱的是李峻。

“李峻，你吃我这盒，你的给队长，我再去打一份。”虞敏菲说。

“队长哪会吃我的饭盒，我一小队员……”

陈晓峰脸上有些发烫，他说：“你们吃吧！我正要去食堂。”

陈晓峰说完话，慌乱着脚步往食堂快步走去。

虞敏菲望着陈晓峰的背影小声问：“队长今天是怎么了？”

“没事，他是队长，想的事情比我们多。快给我饭，我都饿疯了。”

“你慢点……”

陈晓峰听到身后虞敏菲和李峻亲昵的嬉笑声，内心极度失落，同时又庆幸自己没有把心中的爱意告诉虞敏菲。如果说了出来，糗大了不说，三个人今后面对面多尴尬呀，弄不好还会影响往后三个人之间共事的情绪。

从那以后，陈晓峰把对虞敏菲的喜欢放在了一边，他也曾多次想过，是自己表白迟了，造成现在这种局面，还是他俩早就相爱了。

没找到答案，陈晓峰便埋怨是自己表白迟了。之后他再为自己开脱，或许虞敏

菲根本不喜欢自己这种类型的男人，如果说出来被婉拒，自己这个队长还怎么当？他应该庆幸在表白之前知道她爱的是别人。

正当陈晓峰走神之际，市局特警队队长走进会议室，紧随其后的是驻邕江市武警部队的一名上尉。

陈晓峰见此阵势，心中凛然。今晚这个行动果然非同一般，他连忙打起精神，表现出全神贯注的样子。

直到这时，季阳才将他发亮的光头从文件夹里抬起来。

“人到齐了吗？”季阳问。

“狙击手到位了。”特警队队长说。

季阳看了看墙上的挂钟，时针准确地指向了九点，又习惯地看了看自己腕上的表。他扫视落座的人员，合上文件夹，用不高的甚至有几分阴沉的语调缓缓问道：“你们知道谁回来了？”

众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没有人明白季阳的问话。

“卫水冰回来了。”季阳放缓语调和语速说。

陈晓峰随即从座椅上跳起来大声问：“卫水冰？这是真的？他在哪？”

季阳举手往下压了压，示意陈晓峰沉住气，坐下，他继续说：“一个月前接到线报，卫水冰从泰国潜回国内。鉴于保密，局里将这一消息汇报了省厅。为了稳妥地抓获这个毒枭，上级部门暗中配合，海关敞开大门将卫水冰放进了进来。卫水冰虽然整了容，换了姓名，但还是被认出来了。线报称，卫水冰冒死回来的目的，是要起出藏匿在国内的毒资，妄图带去泰国东山再起。他潜回邕江有几天了，就住在白水区邕江宾馆。今天下午五点钟，他出了宾馆，去过三个地方。这三个地方分别是白水桥、马群镇、江塘镇，我们的同志一直跟着他。今晚无论谁跟他一起回宾馆，全部抓捕，一个不漏。抓捕成功后，刑警队立即派人去这三个地方将与他接触过的人全部拘留，带回白水区公安分局突审。如果案犯有枪，负隅顽抗，就地枪决。”季阳说到这里，停顿了一下，缓缓地扫视了一圈，接着说：“之所以不在其入境时抓捕，是为了弄清他藏匿的毒资的去向。”

刑警队队员们望着季阳，心潮起伏。陈晓峰更是激动万分，脸涨得通红。

卫水冰贩毒案破获一年多，六名贩毒成员被捕，头目卫水冰潜逃泰国，不知下落，无法捉拿其归案，迟迟不能结案。

一个月前，季阳得知卫水冰可能潜回国内，这个消息令他兴奋不已，好几夜彻夜难眠。然而，兴奋之余，他又一筹莫展。虽然知道了卫水冰要回来，却不知落脚在哪个城市，他又没有具体日期，部署具体抓捕任务很困难。

为弄清卫水冰潜回国内有可能落脚的城市，季阳组织人员再次提审被抓的几名毒贩，从卫水冰的亲戚、朋友以及社会关系入手，亲自参与审问。

轮番审讯完毕，将毒贩口供汇总后，季阳得出结论：卫水冰可能回邛江市。因为邛江是他的大本营，藏匿的毒资有可能就在邛江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。

卫水冰入境后，果然在季阳的预料之中，他首先回了邛江。但是，他回来后并没有回家与家人见面，也不与谁接触，似乎不急于起出隐藏的毒资。也许他觉得自己改了名整了容，警察认不出了，胆子便慢慢大了起来。初时躲在宾馆，昨天开始出来活动，活动范围很大。

季阳觉察到卫水冰在故意试探有没有被跟踪，如果是这样，时间拖长了会被觉察。再者，他们弄不清他究竟有几张假身份证，万一不小心让他溜出境，再实施抓捕引渡，困难就大了。

季阳心里拿定主意，不再犹豫了，决定不等他起出毒资再抓，而是今晚在他回宾馆后实施抓捕。

“我宣布两条命令。一是今晚抓捕卫水冰的任务，仅限于会议室里的人知道。从现在开始，任何人不得往外打电话。如有外泄消息惊跑罪犯，以泄密罪论处。二是只要卫水冰回宾馆，决不能让他再逃了，是死是活都不能让他逃出邛江。哪个环节出了漏洞，当事人就地免职。”

这条死命令让陈晓峰脸上一阵阵发烧，他如坐针毡。

这是窝在他心头的一团火。

卫水冰贩毒案是陈晓峰带人破获的。实施抓捕的前一晚，由于监视卫水冰的两名刑警后半夜在车上睡着了，警察冲进卫水冰家中，发现已经人去房空。于是他们调出小区监控录像，看到两名警察在车内睡大觉，卫水冰从监视的车边从容地走了。

这件事传开后，邛江警界一片哗然。陈晓峰因此被记过处分，监视的两名刑警被记大过处分后调离刑警队，这件事也成了白水区公安分局刑警队无法洗清的耻辱。

此时陈晓峰听季阳这番话，觉得是说给他一个人听的，似乎被当众扇了耳光，脸上火辣辣的。

正在这时，季阳放在会议桌上的手机响了，他神情凛然，拿起手机接听。

会议室里几乎鸦雀无声，只有日光灯管发出细弱的噪声。

“我是季阳，请讲。”

“卫水冰已经回到了宾馆，他的身边多了一个人。”

“嗯！好，继续监视。”季阳说完合上手机。

季阳缓缓扫视众人，轻松地说道：“卫水冰回宾馆了，是两个人。现在我命令，所有警车开警灯不许鸣警笛，出发！”

众人旋风般地冲出会议室，奔向各自的车辆。转眼间，一辆辆警车闪着警灯相继驶出市局大院。

途经街心公园，许多市民仍与往常一样，聚集在那里散步、跳舞。流浪歌手抱着吉他站在花坛边弹唱。

季阳坐在第一辆警车里，他透过车窗望着邗江市平静的夜晚，用对讲机通知大家关闭警灯。

尽管如此，还是有不少市民看到鱼贯急驰的警车，他们猜测所去方向一定有事发生，站在路边引颈观望。

夜晚交通略显拥堵，半个小时左右，警车驶进了邗江宾馆停车场，几辆摩托车驶向后门。

车停稳后，十几名警察快速地包围了宾馆。

特警狙击手占领了前后门两侧的制高点，举枪封锁了出口要道以及卫水冰所住房间的窗口。

负责监视的便衣警察快步从宾馆大堂跑出来，与季阳会面。

“情况怎么样？”季阳问。

“13层，1312房，刚进房不久，估计在洗澡。”

“辛苦你了，你上车休息吧，剩下的事由我们来负责。”

“季局长客气了，我们请求参与抓捕行动。”便衣警察坚定地说。

季阳点点头，转头对身边的陈晓峰下命令。

“行动。”

陈晓峰掏出手枪，带领队员冲进大堂。他伸出两根手指示意，分两组，双向戒备；一组进电梯，一组上楼梯。

正当陈晓峰带人奔向电梯时，见到电梯门刚刚合拢，升上去了。另一部电梯正在往下行，陈晓峰的目光盯着电梯上闪烁的数字。

宾馆大堂里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突然出现的几辆警车吸引了，谁也没看到一高一矮两个男人带着行李箱准备出门，这两人见到警察包围宾馆，连忙退回电梯上楼。这两个人没有引起大堂里跟踪卫水冰的便衣警察的注意，因为他俩看起来像是平常住客，不像是抓捕对象。

陈晓峰望着电梯上了13层，停顿了一会儿掉头下来，心生疑惑。他内心异常焦急，另一部电梯到了，门一开便连忙带人冲了进去。

退回电梯上楼的一高一矮两个青年，拖着行李箱出了电梯，推开消防通道的门，顺着楼梯直接上了顶层，来到天台。

街灯远，照不到顶楼天台，他俩却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楼下警察的一举一动。他们看到狙击手的所有枪口都瞄向宾馆客房的窗口，连后门也埋伏了狙击手，矮个子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

“妈呀！完了，是不是来抓我们的？”小个子颤抖着声音喃喃自语。

两个人身着同一款式的黑色上衣，各戴一顶压得很低的鸭舌帽。

高个子名叫欧宝松，矮个子叫瞿虎，俩人年龄相仿，二十五六岁的样子。他们的脚边平放着一只拉杆行李箱。瞿虎坐着，欧宝松双手撑着护栏往下看，他看到一名手持长枪的狙击手，趴在宾馆停车场值班室房顶，侧卧瞄准，吓得欧宝松的脸色苍白如纸，冷汗顺着面颊往下流。

瞿虎坐在地上浑身哆嗦，上牙磕下牙，强作镇定地问：“二哥，怎么办？这么多警察，是来抓我们的吗？跑吧！”

欧宝松吓得如惊弓之鸟，琢磨着瞿虎说的话，考虑是否要跑。可是，宾馆大门已经被警察堵住了。这时候往外冲，埋伏的狙击手扳机轻松一扣，他便小命呜呼了。

欧宝松躲在暗处继续往楼下观望。片刻，他掏出手机，按了重拨键。

手机通了，他用手捂着嘴，压低声音急促地说：“哥，不好了，我和瞿虎没走成，警察包围了宾馆，我俩被逼退回到天台，现在怎么办？”

手机那端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：“警察包围了宾馆？”

“我亲眼看见的，有一群警察冲了进来，还有好多狙击手埋伏在外面，前后门全给封死了。东哥，快想办法，警察是不是来抓咱们的？”欧宝松问。

手机里沉默了几秒钟，之后传来镇定的说话声：“你们退回天台的时候，警察看到你俩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我们在一楼刚出电梯，见到警察往里冲，就又退回到电梯里，没敢回房，直接上了天台。”

“别慌，你俩在天台别动，不要回房间。赶紧把行李箱找地方藏起来，如果警察上了天台，别让他们发现行李箱，警察不是冲咱们来的。”

欧宝松听到欧亚东说警察不是来抓他们的，顿时便清醒了几分，手捂胸口松了口气，镇定几秒钟后，放眼在天台四处搜寻。

整个天台空荡荡的，欧宝松的目光最后停在了西北角方方正正的一间平房上，看似平房，却没有窗户，欧宝松知道早年的楼房大多建有备用水箱。

“快，把箱子藏进水箱。”

他说完猫腰快速跑向水箱，纵身攀上了水箱顶。

欧宝松趴在水箱顶伸头往下看了看，由于水箱不是贴墙而建，因此在楼下看不到上面。他伸手四处摸索了几下，找到水箱顶盖口，轻松一拉便揭开了。他有些意外，水箱盖竟然没上锁。

瞿虎拉起行李箱，不知是箱子太重，还是他已吓得腿软，几次踉跄，拉杆箱脱手，他半跪在地上，脸色苍白。

“别慌，东哥说了，警察不是来抓咱们的。”欧宝松压低声音说。

瞿虎听了，镇定了许多，爬起身拉起行李箱快步跑过来。

备用水箱有一人多高，瞿虎和欧宝松两人合力将箱子举上了水箱顶。欧宝松再爬上去，揭开盖子，把行李箱丢了进去。

行李箱被推入备用水箱，欧宝松没有听到预想中的入水声，而是箱子砸落水泥地面的沉闷响声。欧宝松明白了，这是一个废弃的水箱，难怪顶盖没上锁。

欧宝松盖好盖子，脱下外套把盖子把手擦干净，他担心留下指纹。

藏好行李箱，欧宝松与瞿虎吊着的心终于放下了。

他俩远离水箱，来到楼顶东北角，一个席地而坐，一个半躺着。欧宝松掏出香烟和打火机，摆放在两人中间的空地上，表面看起来很像房客在天台纳凉闲聊。

一根烟抽了大半，仍没见到警察上来。由于上天台通道的铁门关着，他们根本不知道下面发生了什么事，也没听到枪声。欧宝松架不住好奇与诱惑，慢慢伸头往

下望去，恰好看到荷枪实弹的警察押着两个男人走出宾馆大门，走向警车。

欧宝松伸直了腰，大胆地将半个身子伸出护栏，嘴上说：“快来看，警察抓到人了，他们要走了，不是冲我们来的。”

瞿虎闻言，欣喜若狂，跑过来与欧宝松并排探出身子看热闹。

楼下，陈晓峰、李崱、武渊押着卫水冰和另一名嫌疑犯走进停车场，虞敏菲握枪跟在身后。

他们将犯人径直押到季阳面前，陈晓峰上前报告：“报告局长，人犯均已抓获，请指示。”

“这么简单？”季阳问。

“我们也意犹未尽，似乎刚开始便结束了。”陈晓峰的话让身边的几名刑警都笑了。

其实不是陈晓峰的话有多幽默逗笑了他们，而是卫水冰顺利归案，卸去了压在现场刑警队员心头的一块石头。

季阳上下打量着卫水冰说道：“原以为你有三头六臂，上次让你侥幸逃脱，也就是老虎打了个盹。整容整不去你灵魂的原形，你就是化成灰，我们也能扒出你灰里的渣子。”

卫水冰说：“被你们抓了，是你们胜了。抓不到我是我赢了，你现在可以得意，可以领功了。我无非就是一死，无所谓。”说完闭上眼睛，头歪向一边，脸上现出一副不屑与季阳争高下的神情。

季阳没有理会卫水冰，面向陈晓峰用力地挥挥手说：“带回去突审。”

陈晓峰将卫水冰和另一名嫌疑人分别押上了两辆警车。

季阳向特警和武警指战员宣布任务结束，带队撤回。

警车一辆辆地撤离了。

季阳随陈晓峰去了白水区公安分局。

警车的警灯消失在了夜色深处。

不多时，顶楼天台的小门被推开了。

欧宝松和瞿虎同时听到门被推开的响声，回头看到一个身着黑西装的男人向他们走来，瞿虎连忙站起身恭敬地说：“东哥。”

此人名叫欧亚东，他阴沉着脸走近欧宝松和瞿虎面前，一双眼睛发出令人畏惧

的寒光。

“害怕是心虚的表现，也是坏事的前兆。你们这样的心理素质，不适合跟我干事。”

“哥，对不起。突然看到那么多警察包围宾馆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以为我们暴露了，警察是冲着我们来的，这才紧张……”欧宝松心虚地说。

“住口，要不是看在你是我堂弟的分上，现在就让你滚。”欧亚东怒气未消地说。

欧宝松比欧亚东高出半个头，但在欧亚东面前，欧宝松显得畏畏缩缩，看起来很怕这个比自己身材矮小的堂哥。

“哥。”欧宝松欲言又止，话没出口，先羞愧地低下了头。

“东哥，对不起，不是二哥害怕，主要是我……”瞿虎小声说。

“警察根本就不是冲我们来的。可是一旦让他们看到了你们惊慌失措的样子，没事也变成有事了，随时会连累我跟你们一起死。”欧亚东怒不可遏地说。

“哥，我们错了。”欧宝松小声说。

欧亚东发泄一通后，心头炽盛的怒火慢慢减弱，看到欧宝松和瞿虎都知错地垂下头，铁青的脸色略有缓和。

“扔哪了？”欧亚东问。

“备用水箱，里面没水，可能废弃了。”欧宝松说。

“警察比警犬还嗅觉灵敏，丝毫线索都能找到你头上，稍不小心我们的脑袋就要搬家，明不明白？”

“东哥，我们明白，现在怎么办？警察走了，要不要取出来，扔到别的地方？”瞿虎问。

“你确定水箱是废弃的吗？里面没水？”欧亚东疑惑地问。

“没水，行李箱扔进去没有水声，是砸在水泥地上的声音，我听得清清楚楚。”欧宝松赶紧回答。

“警察刚刚来抓过人，此时保安很紧张也很兴奋，突然看到我们搬运这么重的行李出门，会产生怀疑的。万一保安查看行李我们就暴露了。行李箱放在水箱里迟早会被发现，入住的时候带了行李箱，退房时却空手离开，监控录像看一遍就知是谁留下的。把行李箱取走，水箱里要放满水。做完这些，分别退房走人。”欧亚东说。

“哥，你说得对，放满水能把证据冲没了。”欧宝松说。

欧亚东拍了拍欧宝松的肩膀，“去办吧！弄完了回自己房间，不要东张西望，让人一看就是做贼心虚的样子。你俩退房离开，间隔半小时，之后再联系。”

“是，东哥，我们知道该怎么做了。”瞿虎抢着说。

“最好把我们入住和离开时的录像带搞到手，事情出来后，警察会调看录像，查看入住登记。”

“东哥放心，这事我去办。”瞿虎说。

欧亚东是江塘镇人，十二岁时去了河南嵩山少林武术学校学武术，他立志当一名武打明星——像李连杰那样的明星。

习武期间，欧亚东勤奋好学，遵守武德，练就了常人所没有的耐性毅力，干任何事都有一种锲而不舍的韧性。

他懂得习武之人要讲信义，言必行，行必果，为了义气可以铤而走险，可以两肋插刀，甚至可以不惜付出惨痛的代价。

十年习武，他练就了一身好功夫。

欧亚东从武校出来后，选择去浙江横店影视城当群众演员，之后当替身演员。他从躺在地上当死人开始，慢慢地在片中有了露脸的机会。虽然没有台词，但他的演艺事业也算渐有起色。

欧亚东的父母只有他这么一个儿子，于是他们将所有的希望全都寄托在欧亚东身上。当欧亚东从武校出来，走上社会，父母终于看到了这个家的希望。

可是，谁也没想到，好日子刚开始，这个家却祸从天降。

邗江市建材老板马南山得到内部消息，江塘镇即将立项通高铁。他看到了这个商机，于是，在将要立项的高铁站附近买下一块地，兴建建材批发市场。

因此，欧亚东的家莫名其妙地成了拆迁户。

六个月后，欧亚东的父母与所有“被拆迁户”一样，接受了拆迁补偿，他们拿着赔偿款，按揭了镇政府兴建的安置房。原来有地种，如今地没了，两个老人只好四处找些临时的活计，赚点生活费。

建材批发市场的承建合同转了三道手，落到了韩石手上。韩石起初也只是个包工头，拉了一帮人搞建筑，搞久了便挂上牌子，成立了建筑工程公司，挂靠在有资质的建筑工程公司揽活。

马南山的建材批发市场的转包工程到韩石手上后，他已经赚不到大钱了，只能

靠克扣和拖欠工人工资等手段捞点黑心钱。

工地开工后，韩石在江塘本地招了不少临时工，尤其是老人。用本村人的好处是不用管饭。

欧亚东的父亲六十多岁了，也跟着村里人去工地打工，他打算挣点外快，留着给儿子娶媳妇。他没有木工或泥瓦匠的手艺，只能干拉水泥浆、拉砖头这样的苦力活。

那天，欧亚东的父亲推着装满水泥的手推车送去吊机，他是沿脚手架下面走的。兴建的建材批发市场要建三层办公楼，虽搭了脚手架，却为了省钱没拉防护网。

毫无征兆，一车砖头连同手推车从三楼的脚手架翻了下来，哗啦，手推车连同几十块砖头正好砸在了欧亚东父亲的头上。

老人当即昏倒在地，人们七手八脚地把他从砖堆里扒出来，送去医院抢救了一天一夜，最终没能抢救过来。

欧亚东接到堂弟欧宝松的电话后，从影视城赶到医院，他望着父亲的遗体，无能为力地号啕大哭。

事故赔偿的时候，韩石提前串通几个工人，说主要责任是老人当天没戴安全帽，不遵守工地规章制度，这才酿成伤亡事故，因此，死者本人也要负一定的责任。

韩石这么做是为了少付赔偿金。

赔偿问题经镇长出面调解，达成由韩石赔偿连同丧葬费共计五十万元的协议。

原本以为事情了结了，欧亚东也没有起疑。但事过一个多月后，欧亚东的堂弟欧宝松听到同在工地打工的同村人说，出事那天老人戴了安全帽的，而且真正付赔偿款的不是韩石，而是幕后的大老板马南山。

欧宝松听到这个议论后开始留心打听，不久又听到有人说，一车砖头是有人故意推下来的，专门要砸死姓欧的老头。

欧宝松把听到的话告诉了欧亚东，欧亚东听后，一时不知所措，顿时陷入迷惘，他不明白父亲在工地卖苦力打工，能与谁结下这么大的仇恨。

他在想为什么是马南山掏钱赔偿，父亲干的是苦力活，怎么可能得罪甲方，这种没有根据的话究竟是真是假？

欧亚东记住了两个人的名字：韩石，马南山。

欧亚东安顿好母亲后，满腹狐疑地回到了影视基地。

他回横店继续工作是做给母亲看的，他准备拍完一部替身合同的电视剧后，暂